

旋转的舞台

陶 正 著

•
中国水利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水利电力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6.5印张 3插页 356千字
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21,400册
书号: 10355·719 定价: 3.15元

“雪铁龙”轻悄悄停在路边。彭岳又坐了一会儿。

夏露和严可可都已到了。路灯的基座上，堆着旅行袋、录音机、吉它，还有一只挺排场的黑皮箱。

夏露出门一向怕累赘。显然，那些零碎儿都是可可的。

耍什么派？他想，哼，公子哥儿。

但他分明又感到一种威胁。他推开了车门。

“上车？”严可可问。

“废话。你还想上航天飞机是怎么的？”

他说着，却下了车，走过去。踢踢那皮箱，在上面印了一牙旅游鞋印儿。“咱们这是去哪儿？”

“不是说好了十渡吗？”

“我还以为你这是要去夏威夷呢。”

夏露弯腰去开皮箱。牛仔裤绷得真叫漂亮。“彭岳，你看可可带什么来了？皮筏子！”

“是吗？”他说，“那好呀！”

“还带着脚踏式充气筒呢。”

“废话，不带行吗？到时候你用嘴吹？少见多怪。”

他有些懊恼。夏露竟没有对“雪铁龙”发什么惊叹。他

不该事先就说他能搞到车。可可就没提要带什么鬼皮筏子。这小子。

“上车上车，别哆嗦！”

他拉开后门，才想起车里还带着一个人。

“这是我嫂子，肖潇。我把她也拽来了。”

“作家夫人？”夏露的眼神儿象看撒切尔夫人。“够年轻的呀！”

肖潇只是腼腆地笑，点头。

“彭川可比你显老多了。他刚到我们歌舞团时，我还当是彭岳的爸爸呢。”

“滚蛋。”彭岳把夏露抗到一边，对嫂子说：“她是歌队儿的女中音，半疯儿。”

“我叫严可可，交响乐队的。”可可自报山门。

夏露说：“副队长，首席小提琴。”

“团长的公子。”彭岳也补了一句。

可可大大咧咧地向肖潇伸出一只手。肖潇慌忙握了握，就抽手缩身，退靠到角落里。

“你犯土了，可可。”彭岳说，“懂规矩不懂？男人不该主动伸手求握。”

“那是日本规矩。”可可猫腰钻进车里，又回过身来，冲夏露招了招手。

不成。彭岳一愣，这么个坐法可受不了。二百来里路，就让这小子假香依玉，夹在两个女人中间？把他一个人晾在前座上？

“要不……”他对嫂子说，“你坐前面吧，舒服点儿。”

可可淡淡一笑。“你那是说吉普车吧？小轿车可是后排座舒服。”

“废话，这用你说？”他强辞夺理，“咱们这是去旅游，懂不懂？前排视野开阔，一路上就可以观光。噢，舒服的含义就是不挨颠呀！”

“不过，据我所知，这条路上可没什么值得看的。”

“那得看你有没有审美能力。有的老农民还说长城跟他们家院墙差不离儿呢！”

“是呀，为了怕人家说没修养，就得附庸风雅，把坟头说成是蓬莱仙山。”

“加油，加油！”夏露攥起双拳，为他们助战。

肖潇已经从另一侧溜出车来。“我就坐前面吧。你们都是歌舞团的，在一块儿好说话。”

“好吵架。”夏露说，“他们俩可神啦，见面就找茬儿，可又偏爱往一块儿凑。你说怪不怪？”

不怪。那都是为了你。彭岳心说，知道吗小丫头？团长公子也在打你的主意呢。

与可可明争暗斗，彭岳总摆脱不掉一种虚弱感。

一方是名门望族，一方是平民百姓；一方来自赫赫音乐学院，一方来自区区艺校舞蹈班。先天不足。

他有自己的优势。如果动起武来，两个可可绑一块儿，也得让他打瘫了，往舞厅当中一戳，等他邀请的姑娘能排长队。你可可趁钱也没用，一边喝秋梨汁去吧。

他仰靠着，从夏露的头发后边看可可。的确不行，个头比夏露高不了多少，脸比夏露还白。现在的姑娘有几个喜欢

小白脸？

别以为我这是踩咕你，可可。不信咱们都亮亮底儿。你有小情人没有？我少说有打一打。还不算光兜风轧马路的。

不过，这毕竟是说小情人。新鲜劲儿一过，又都拜拜了。一旦认起真来，还得说票子，房子，老头子。他月工资四十八块，住难民营式的集体宿舍，父母都不在了——在也不行，是需要“反哺”的。

当然，也有的姑娘注重本人，本人的工作和职称。那他更惨。干什么的？跳舞的。再说得难听点儿，抡大夯的。女的抡大夯没什么，倒让人动心，想找个演员老婆的，都先在舞队里寻摸，然后才是歌队，乐队。找小伙子，可就满拧了：乐队——歌队——舞队，无异于贵族——平民——贱民。

他是抡大夯的。

说心里话，夏露对他真不错，挺专，挺忠，看意思是要动真格的。可可玩猫儿腻，想跟她跳双人舞，她回头就向他汇报了。

“彭岳，可可邀请我跟他去十渡。”

“让他稍息去。”

“可我想去。要不，你也来吧。明早六点，永定门火车站。”

“噢，火车呀。我还以为他能把团长的专车调来呢。”

“真的，你能不能找辆车？”

“小菜一碟儿。”

“吹牛不上税。”

“嗨，咱这么说：找不着车，我把你背到十渡去，怎么

样？”

话说得轻巧，昨天下午他跑细了腿儿。这年头搞辆车倒是不难，哪怕是大红旗。但你得出血。

四百大毛，一条“三五”。一个月的工资加福利当纸钱儿烧了。这还是凭交情。

为了夏露，这就得说值。

他看了看司机的后视镜，发现一只眼睛正瞄着他，噢，是瞄着夏露。

没他娘的好东西。

也怪了，过去，他带一个小妞儿兜风，挺愿意让她招引这种色迷迷的眼神儿。怎么样，朋友？葡萄是酸的吧？

他当真被夏露迷上了。他想，要不然，就是预感到这颗甜葡萄有可能咽到别人肚子里。可可？

他暗暗靠紧了夏露。不好，这边一靠，那边夏露和可可的身体也贴上了。

三人舞。他想，这种舞顶不好编排了，闹不好就得有一位晾台。

夏露扭过脸去，长头发扫了他的鼻毛，差点打喷嚏。

“可可，歌队承包的事儿，你爸爸倒是拍不拍板呀？”

“听他的口气，好象要再看看。”

还看！人家外地个人都能承包。哎，你帮我们说说好话。”

“要我说，你们也别追这个风头儿，为了多赚点钱……”

“去去去，谁为钱呀，我是想多跑点地方。真的，你帮我们说说，就这么说……”

彭岳不安地动了动，他晾台了。

夏露不会看上那张小白脸儿，他相信。也唯其如此，她在今天这种场合应该多跟可可周旋——这是洋法儿。可恶的洋“法儿”。

他事前就有这种顾忌。所以，才临时让司机到彭川家拐了一趟。

“哥，又写什么呢？”

“舞剧本，跟你说过。”

“我找了辆车，想叫你跟我们一块去十渡……”

“我没兴趣。要玩你们自己玩去吧。”

“这事儿！要不……让肖潇跟我们开开心去？”

“孩子怎么办？”

“你就不能看一天啦？喊！不是我说你，你真要当苦行僧，就彻底点儿，也别让肖潇为你受罪。走，肖潇，甭理他，噢，他写小说反封建，在家里充大爷呀！回头他要找茬儿，你就问他：耍两面派是怎么着？”

肖潇独自坐在前面，东张西望，好象那些破村子烂庄稼真有什么看头。

两男两女，正合适。他原就是这么想的。初次见面，可可理应多跟肖潇寒暄。这也是洋“法儿”。

可是，可可只是跟夏露东拉西扯，不知是真土还是装洋蒜。

“哎，我说可可，我嫂子可是客人，你小子得关照着点儿。”

肖潇侧过脸来，连连摇头：“不，不用，你们说你们的。”

“那哪儿行？我哥把你托给我们了。”

“噢，对了，”肖潇若有所思，“你们要是有空儿……”

“干吗？”

“其实……你哥也真是的，没事找事儿……他不是让你征求征求他们的意见吗？”

唔，舞剧。他想起来了。彭川让步放肖潇出来，还讲了条件：让他给可可和夏露看看舞剧本的第一场，听听他们的反映。

这苦行僧，自己苦兮兮的不算，还总想拉别人受罪。

彭岳从衣袋里摸出那两张稿纸，展开，拿在手里，让夏露凑过来看。

哥哥写的小说，他佩服，觉得地道。写诗写歌词，也还说得过去。可是，他懂什么叫舞剧吗？舞盲，连交际舞都不会跳。堂堂创编室的作家，写出舞剧本来，看格式都不那么对路子。

生活的流水，明丽，温柔。

水面上悬浮着五彩缤纷的球状物。是汽球，还是肥皂泡？

他出世了，一身素白。他的影子随之出现（可为桔黄色）。

他好奇，欣喜，陶醉，憧憬未来。

此时，他和影子是完全协调的：外形和内心，表象和本质，理智和感情，思想和行为……

他尽情享受醇美的生活，尽情玄跃着生活的醇美。

有时，影子也离他而去，甚至很高很远。但这不是分裂，而是他那被美好充涨的情感的外溢和延伸。是理想的飞腾。

……

“他要写什么？”夏露问。

“人呗。”彭岳说，“一个人，还有他的影子。”

“叫什么名字？”

“《来路》。”

“我问的是这个人，他是谁？”

“人呗。”

不得要领。

哥哥好象对他讲过。他当时听得乏味，想那些小情人的影子去了。只记得要写四场，场场都是人和影子。没见过。从始至终的男子双人舞，非把演员累死，把观众腻歪死。

然而彭川的自我感觉极其良好。“一个人怎么了？一个人可以代表一个世界，一部历史，一代人心灵的历程。”

“对了，”他又记起了一些，“他这是写的一代人的心灵的历程。”

夏露也问：“就老是双人舞，从头到尾？”

“创新嘛，现在写作品就得玩点儿现代派。我哥不写是不写，写就得有点绝的，从来不搞大拨儿轰。”

就这么说。好不好的，他就得说好。他哥的作品嘛。他的作家哥哥。这也是他的优势。

夏露不作声了。她的气息痒痒地拂着他的鬓角，挺舒服。

对，给姑娘做讲解，更得说得邪乎点儿。这是经验。问题不是怎样给她们讲明白，而在于怎样把她们说糊涂了。

他亢奋起来，搜肠刮肚，打捞着彭川说过的话，有些他自己也半懂不懂。没关系。再加上一点儿即兴创作。

“人嘛，本身都挺实在的，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满不

论！可慢慢就变得不那么回事儿了，越来越显示出两重性格……说白了一个个都他娘的成了两面派。”

夏露被他的论断惊得乱眨巴眼睛。那眼毛长的！上台都不用带假睫毛。还带弯儿！可可看看她的后背，干瞪眼。干得难受，戴上耳机听立体声去了。

他继续大讲特讲。性格分裂——神经分裂。丧失和寻找自我，异化和反异化——人慢慢变得不是人了。

“第一场还没什么，后几场更来劲。咔嚓！一道闪电，把人和影子劈开了。人没有影子了。影子脱离真身了，闹鬼了！你说绝不绝？”

“绝。”夏露连连点头，下巴磕着他的肩头，那叫舒服！“绝对现代派。绝了。”

“我看过一部录相，那玩艺更绝。”他转了话题，“《凶兆》听说过没有？有个小孩，生下来头皮上就带着三个‘b’字，谁探出他的老底儿，谁就活不长，更绝的是这个要死的人还有个预兆，照出来的像片上老带着一条黑线，说明他横死的方式！在楼顶上上吊，让教室上的铁棍儿钉在地上，还有个人让玻璃板把脑袋切掉了。大特写，那脑袋血里呼啦的，在玻璃板上来了几个空翻，还瞪着眼睛……。”

夏露的手抓住了他的胳膊，紧紧的。

“想听不想听？想听我给你从头讲。”

“没意思。”可可把一只耳机挪开，插了话。原来这小子一直在监听。“其实那种东西没什么艺术价值。单纯的凶杀不够刺激了，再添点神秘主义的色彩增加恐怖气氛。如此而已。”

“去去去，”夏露说，“我想听。”

“你们的剧本算谈完了？”

“管呢。”

彭岳的心里一阵雀跃。他知道自己这一回合算是赢定了。嘿嘿，可可，你老外啦。看这意思你对夏露还不摸门儿呢。刺激，她要的就是刺激，越害怕她越想听。

他把稿子递给可可：“你的艺术鉴赏力高，好好看看，回头提几条让我交差。”

夏露说：“对，你看你的，我们说我们的，可别再给我们捣乱啊。”

她又向他身上靠了靠。她和可可之间露出了空隙。

一比〇！他想，这个球简直是白送的。对方在混乱之中把皮球送进了自己的球门儿。

他回手拉上窗帘，制造出一角幽暗。开讲！他想，还有一百多里路，他一定稳住气儿，把故事讲得疹而又疹，让夏露怕得扎进他怀里。这一百多里，夏露铁定是他的了。

市郊列车还没有到。这里游人很少，空气新鲜得有点儿噎人。

彭岳是头一次来十渡。不赖，他想，比城里的风景区强多了。北海，俗了；陶然亭，小气；中山公园太规矩；故宫最没玩头，一股棺材味儿……这里的山、水，都有一股野劲儿。包括那些老农民开的小客店。

如果可可真的就把夏露一个人带来，他会不会在这里开个单间儿？

可能。反正要换了他，非动这个心思不可，眼下那些老农民赚钱赚疯了，还管你有没有结婚证？

不让住也没事儿。山窝，隧道，桥洞，地方多的是，比天坛都好运去了。天气又不冷不热……夏露会答应吗？

难说，他也未必敢提出来。也真怪，他对夏露至今没敢轻举妄动，跟以前交朋友大不一样。夏露不是也挺放挺疯的吗？就因为她是歌队的，台柱子？

不明白。总之是不赖。夏露不赖，这地方也不赖。

“怎么样？”可可问他们。

“真好。”肖潇小声回答。

“我觉得就那么回事儿。”他说，“肖潇主要是不常出来。可可，你经得多见得广，多给她说着点儿吧。”

这地方是可可选的，他不能喜形于色。

他故意找地方解了个手。回来一看，果然，可可把那些零碎儿都拿上了。只肖潇体恤，背上了那把烂吉它。

活该。这叫自找。谁叫你摆谱儿？要不你干脆谱儿再大点儿，雇一个提包的。

他和夏露悠悠哉哉，晃在后面。

“我看了几遍。”听可可说，“彭老师写的本子挺有想法的。”

肖潇说：“是么？”

“不过，有些想法能不能用舞蹈语汇表现出来，还是个问题。”

“他也这么说过，要不怎么让彭岳征求你们的意见呢，你可得好好给他出出主意。”

“比如，舞剧要有戏剧性和可舞性……”

充内行。这儿有你说话的份儿？彭岳在后面听着，心想。不过随你怎么扯淡吧。

他发觉肖潇很快活，声音和动作都显得年轻了。

嫂子其实也不大，只比他大三岁，比哥哥小七岁。都说是老夫疼少妻，纯粹扯淡。彭川简直把肖潇当成了小保姆。做饭，洗衣服，带孩子，招待他那些奇形怪状的作家朋友。他老先生倒是不乏游山玩水的机会。肖潇呢，一年总有几个月关起门来守空房。

哼，也就是肖潇，要是换个文艺界的……

嘿嘿，可可跟肖潇倒挺般配，年岁，个头儿，肖潇要是打扮打扮也挺漂亮……

混球儿！他骂自己，这可是你嫂子！

夏露碰碰他，又指指肖潇的背影，问：“她在哪儿工作？”

“羊毛衫厂。”

“怪不得。她有点儿小家子气。”

“废话，都象你这么疯就完了。”

“你哥怎么会找上个工人？”

“介绍的。”

“哟，作家还用介绍？”

“他耽误了，三十多才结婚。”

“那也用不着这么急呀，现在的女孩子就爱找三四十的，多的是，而且是主动进攻。”

“哪怕男的是歪瓜裂枣儿？”

“你哥是作家嘛！”

作家。作家！他瞟了夏露一眼，小丫头，你也这么喜欢名牌儿货？那你干吗找我这个抡大夯的？也是为了玩玩儿？

“怎么着？你觉得我哥找肖潇找亏了？”他问。

夏露说：“亏大了。”

“哼，我还说他赚了昵，肖潇不觉得亏就算不错。”

夏露嘻嘻笑了：“嗬嗬啊，看意思你对你嫂子挺有感情啊。”

“滚蛋！”他瞪眼喝斥，“小心我搨你！”

“这要是让你哥哥吃了醋……”

“我可真搨了啊！”

“没事儿，作家不在乎这些，他们写东西假模假事的，其实比谁都放……”

他站住了，一巴掌搨了过去。没关系，好几个姑娘都挨过他的嘴巴，当时哭天抹泪儿，要死要活的，过后反倒更爱跟他亲热。就那么贱。

可是，巴掌只落在脖梗上，而且很轻，而且垫着松松厚厚的长发。

“使劲儿呀！”夏露大声笑着，“打是疼骂是爱！”

这丫头没心没肺，什么都说得出来，说出来也未必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他想，这倒不错。现在的姑娘一个个复杂的厉害，跟你腻腻歪歪的时候，说不定就琢磨着怎么跟你拜拜了。夏露不会玩心眼儿，疯得实在。

不过，他还是板着脸，不露笑容。这有个讲头，叫冷面，国际流行的男子汉脸色。他索性放开步子，甩下夏露，追赶肖潇和可可去了。

“音乐很重要，这个舞剧形式简单，容量却很大。”

“这我不懂……”

“作曲也应该有一定的深度，力度，容量，个性……”

可可仍在嗦嗦地说，气息却不太平稳。不知是惦记着夏

露，还是身上的负担太重了。

他超过他们，心中暗暗发笑。受苦啦老兄。谁叫你存心算计夏露呢？想跟我当情敌，你还嫩了点儿。

你也该锻炼锻炼啦。平常我们舞队练功，摸爬滚打，一身臭汗。你们可好，坐在电镀椅子上吱吱咕咕，一个个比卡拉扬派头还大。现在呢？你的绅士派头哪儿去了？惨相儿！

一阵细碎的脚步声。不出所料，夏露也超过可可和肖潇，急煎煎追上了他。

他再一次发觉了自己的优势。他回头看看，示威式地揽住了夏露的腰。“咱们先走，到前面找个地方游泳，在水里等他们。”

这里的河水不深，刚刚齐到腋窝。清得发蓝。

他用自由式游了个来回，身上的凉意消失了。看看来路，可可和肖潇还没有影子。

夏露在游蛙泳，长发被水流梳开，平铺在后背上。发梢几乎触到隆起的臀部。身条儿真够水平。

人们有个错觉，他想，总以为舞蹈演员的体型都比一般人漂亮。其实未必。那是舞台形象。下了台您再看，很多姑娘都太显瘦了。长胳膊，细脖子，乳房也嫌小点儿。

因为要节食，要苗条，要保持体态轻盈，免得把托举的男演员压趴下。

大腿又练得太粗，有的肌肉过于发达，跟男的没什么区别了。

还不说腿上那些败兴的青包紫块儿，那从小站丁字步养成的八字脚。

夏露的体态丰满，线条顺溜，恰到好处。

可惜，她的游泳姿势和划出的水波影响了他对美的欣赏。

他提出一个建议：“咱们比比，看谁在水面上躺的时间长，怎么样？”

夏露一口答应了。

他躺着，用小眼角瞄着那个诱人的躯体。水平静了，平坦的小腹、微微浮动着一对……太阳真他娘的假道学，正刺着他的眼睛。他想避开它，歪歪头，肩膀一沉，整个身体折进水里。

“我赢啦！”夏露站起来，欢呼跳跃。

他又有了主意：“信不信？我的肺活量极大，最少能在水里蹲三分钟。”

“吹！”夏露说，“不信。”

“那你看着表。”唔，手表放岸上了，“这么着你心里数数儿，觉得够三分钟就拉我。”

“我要老不拉你呢？”

“那我绝不出来。”

“哈哈，那我就老不拉你！”

“行啊！”小丫头，谅你也舍不得让我憋死。

“你站稳了，别动！”

“哼，我就不拉你，非叫你自己认输不可！”

他不再废话，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沉身蹲进了水里。

妙！真他娘的妙！他这个主意非天才绝想不出。应该让彭川写入小说。他可以在水里尽情审美喽。

他睁大眼睛，看着。夏露真听话，果然一动不动，象泡在

福尔马林里的标本。

那两条腿，真叫顺，连蚊子包都没有。倍儿白，赛过白种人。据说现在欧美的娘儿们又讲究黑了，以黑为美。纯粹是瞎捣乱。八成是因为她们的皮肤并不那么美，白得发粉，象生了冻疮，又太粗糙。夏露的皮肤又白又细，象……象什么？小说里是怎么写的？哥哥的小说……对了，彭川的小说里没有大腿，女角一个个都穿着知青服。假道学。

眼前缭乱了一下。他吐出了一串气泡儿。胸口处开始发闷。快两分钟了吧？眼睛也有些胀痛。

他向上看去。夏露的游泳衣太规矩了，象舞蹈队的练功服，看惯了，缺少性感。他是不是应该送她一件？比基尼，三点式。现在的个体商贩什么时髦玩艺儿都有，只要你肯出高价。如果现在夏露穿的是三点式……

又一串气泡。肺里的空气大概吐光了。她可真沉得住气。

摸她一下怎样？假装憋晕了，扑在她身上？！

他伸伸手，又没敢放肆。邪了，他从来没这么窝囊。就因为她是新星，档次高？

娘的，她可真够狠的！还是一动不动。

肯定超过三分钟了。他刚才多少吹了点儿牛，以前的最高纪录是两分半。不过，还得坚持，不能让她笑话。如果哪个小丫头笑话你了，那你在她心里一定一文不值了。

夏露的手动了一下，好……又不动了。

他想透过水面，看她的脸，眼前出现了五彩的光斑。头晕，脑仁刺痛，整个脑袋都在涨大。胸部却在被一种强大的力量压瘪下去。夏露的躯体晃动了，轮廓模糊了，恍然变成